

□董运生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生

活

08

2023年3月10日

星期五

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□主 编:郝 良
□编 辑:罗烽烈
□美 编:胡蕙菱

亲戚捎来的一袋野油菜,让我回味起了故乡的野菜气息。

伏牛山是宽广而慷慨的,在大好的春光下,各种各样的野菜怀着积蓄了一冬的力量疯长,赶着趟儿出现在乡亲们的竹篮里、餐桌上。野油菜、面条菜、水芹菜、荠荠菜、杜仲芽、香椿芽、醇香叶、羊肚菌……

春日已至,春服既成,时常有三三两两的孩童随大人带着小铲、挎着竹篮,在山间溪边寻找野菜解馋。采野菜是一种大人、孩子都喜欢的寓乐于劳的活动,既能锻炼身体、放松心情,也可以在野外亲近自然和大地。时下常听到一些老人慨叹,现在的孩子不像以前的孩子那样珍惜粮食,吃着馒头、面包,可连麦苗都没见过,更别提参与过播种、割麦、打场等感知“粒粒皆辛苦”的农耕活动了。我很庆幸,自己在童年时光里曾多次去采摘野菜,在满足当时舌尖上的需要外,还能在成年后让这些经历成为回忆中的精神食粮,不断地生根、发芽、滋长。

春光宜人的,草木的新芽见证了时间的轮回。采野菜有技巧,要选时节,还要看色泽。野油菜要在初春时节采,选那些光照充足之处泛着青绿色的掐,这样的吃起来才有阳光的香味;面条菜要选麦田里或田埂等土壤松软处的,一是好挖,二是一般这些地方的面条菜长得较为肥美;水芹菜要找黄青色不高不矮的,这样的才爽嫩可口;荠荠菜要找嫩绿的,开了花的荠荠菜一般都老了不好嚼;杜仲芽、香椿芽、醇香叶要趁早上采,最好在微雨过后采摘那些才冒出的嫩芽、长出的嫩叶,这样的才新鲜;羊肚菌要在雨后采,找有朽木腐叶之处,个头适中的白色者最佳,灰色者次之。

采野菜是欢乐有趣的,在田野中体味春天是一种享受。在诸种野菜采摘中,我最喜欢挖面条菜、水芹菜和拾羊肚菌。面条菜多长在麦田里,地平好走不说,还可以顺带帮大人除去一些地里的杂草,挖到

篮里是菜,长在地里是草。水芹菜多长在水边,薺水芹菜的乐趣在于脱了鞋子和水亲近,趣外之趣在于时常还能在草丛中捡到鸭蛋,一个或一窝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春暖花开时节,下河的鸭子越来越多,且不少已开窝下蛋了。于是,薺水芹菜时捡到鸭蛋就多了一份意外之喜。羊肚菌味道鲜美却不好找,除了要知道哪里有朽木腐叶,还要有一个路线图,记住往年在哪里捡到过。在诸多野菜里,羊肚菌是奢侈品,也是一种商品,不但孩子拾,大人也去捡,捡到了很快就能在小贩的吆喝声中变现。

民以食为天,食以鲜为巅。初春时节吃野菜,吃的是一种新鲜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盘鲜嫩爽口的野菜,不说味道,单是色泽就比那单调泛黄的萝卜干、豆角干有味得多。现在物质丰盈了,人却和田野的距离越来越远了,除却一部分老年人,大多数中青年入少有时间去亲近土滋味泥气息,更别提在采摘野菜中多识于草木之名了。

一方水土一方人,野菜在故乡有着不同的吃法和搭配。野油菜清炒了下干饭,面条菜炆炒了下汤面,水芹菜清炒了配馒

头,荠荠菜剁碎加肉包饺子,香椿芽、杜仲芽加鸡蛋摊煎饼,醇香叶加五花肉焖菜干饭,羊肚菌晒干了炖鸡。

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讲到“小子何莫学夫诗”时提到了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。钱穆先生对此如斯理解:“诗尚比兴,多就眼前事物,比类而相通,感发而兴起。故举于诗,对天地间草木鸟兽之名能多熟识,此小言之。若大言之,则俯仰之间,万物一体,鸢飞鱼跃,道无不在,可以渐跻于化境,岂止多识其名而已。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,乃所以广大其心,导达其仁,诗教本于性情,不徒务于多识。”如此看来,采野菜不仅关乎实用,还能陶冶性情,甚无怪乎《诗经》中有那么多关于采薇、采葛、采萧、采艾、采繁、采蘋、采桑、采茶、采蕨、采葑、采菲、采芣苢、采卷耳等众多植物采摘的细节了。

阳春三月,草长莺飞,采摘并品味野菜是一件有趣的事。人在和植物的交流对话中,除可以丰富视觉、嗅觉、味觉体验外,也可在行进俯仰中感受天之高远、地之博大,在自由的呼吸中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精神往还。

泛黄的儿时谎言

□唐定伟

“……没有人能够告诉我,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……”听着罗大佑的经典歌曲《童年》,我的思绪犹如脱缰的野马,迅速跨入时空隧道,风驰电掣般杀回了让我魂牵梦绕的童年时光。

在漫长的童年生活中,留下印记的事多如牛毛。泛黄的儿时谎言,就是众多记忆中最令我刻骨铭心的一段。

龙骨头

对龙的最初认知,源自本家有着齐肩白胡子的老爷爷,他从旧社会走来,进过私塾,满腹神话传说故事。他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,蛇修炼千年之后,渡劫成功,就会化作龙,就能法力无边,呼风唤雨,腾云驾雾。他还说,蛇修炼的过程中,会长出蛇冠。如果蛇头顶长出了冠,说明快变龙了。他更身临其境般地告诉我们,很久很久以前,在某一个地方,一条小青蛇托梦给屋主主人,明天某个时候要借道,请主人挖一条小沟沟助它渡劫成功,让它归入大海。主人还真照做了,果真看到一条小青蛇从沟里经过,下了台阶,立马就现滔天洪水,主人这才明白昨夜梦真,小青蛇化龙了……

彼时,我对龙的印象很美好,甚至天真地假设,会不会在某一个雨天,也会有那么一条小青蛇,从我家屋旁借道归海?如果真有,我第一个勇敢上阵,刨出一条沟,助它渡劫升仙。

不知从何时起,我对龙的印象,从美好向往变成了敬畏乃至惊恐万分。

源于不知何时何人在何地讲,被蛇骨头扎了要龙骨头拔刺。天呀,龙都没见过,哪里去找龙骨头呀?!龙不是神吗,怎么会死?不死哪里来的骨头,难不成斩杀活龙取骨呀,世间又有谁有屠龙之术?找不找得着是一回事,就算找着了又能怎样?龙一个喷嚏,就会滔天洪水,冲得人无影无踪。龙一巴掌,就会把人甩到九霄云外。咋杀龙呢?没龙骨头,刺拔不出来留在肉里,会一直不断腐烂下去,岂能让人活命?被蛇骨头扎着,敢情就是一个死字嘛!世间哪有不怕死的呢?我还这么小,好日子在后头呀,我不要被蛇骨头扎着,我不想死呢!

对于只有四五岁的我来说,自然无从辨别传言真伪,只能盲从盲信。能做的,就是不被蛇骨头扎着,从源头上解决问题。为此,我一改昔日喜欢夏季打赤脚的陋习,穿上凉鞋,仔细瞧清地上是否有细小骨头,时时刻刻谨防蛇骨头扎脚,总算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夏季。

灵芝草

在幼时的记忆中,不知来自何方的传言,本是名贵中药的灵芝草,药用价值被神话了起来。灵芝草被说成了具有起死回生功用的神药。说是人死过之后,只消灵芝草点一下,就会立竿见影,让死人重新活过来。至于是死后立马要点还是在某个时间段内要点,点的部位是头还是脚,是用新鲜的灵芝草点,还是用干枯的灵芝草点,传言没有

说。留给幼时的我无限想象的空间。

传言更是煞有介事地说,灵芝草是灵物,不会长在路边等视线开阔之处,只有到深山老林中才能找到。还说灵芝草所在之处,通常有诸如蜈蚣、大蛇等动物守护,并且这些动物都是通人性的,它们守护的目的是防止人们随意采摘。凡人一旦靠近,就会遭到守护者的猛烈攻击,场面异常血腥恐怖,轻则吓得魂飞魄散,重则当场被咬命丧黄泉。因而一般人无法得到它。但遇到有缘人,守护者不但不会攻击,更会在前面引路,帮助采药之人得到灵物。谁是凡人,谁是有缘人,只可意会不可言传,这事归山神掌管,简直就是愚之又愚的事。至于何时何人曾用灵芝草救活过谁,传言同样是支支吾吾、闪烁其词,这无疑更平添了灵芝草的神秘色彩。

灵芝草,是我儿时心灵的向往。我希望自己是个有缘人。我曾傻傻地想,哪怕越过万水千山,踏遍深山老林,也一定要采到一株这样的灵芝草,然后在父母年老病故时拿出来,往父母身上点上一点,为父母续命百年。

时过境迁后一回想,当初自己的认知是多么幼稚可笑。

开天门

举世闻名的画家齐白石成名较晚,曾在与我老家相隔一步之遥的湖南湘潭县茶恩寺镇茹家冲生活数载。乡间流传着不少与其生活相关的传说故事。

话说当年齐白石石生活穷困潦倒。以雕花木匠身份在乡间混生活,过得自然清苦,有上顿没下顿是常态。原本以为日子会一直平淡无奇,就此了却余生。哪料造化弄人,在齐白石打算平平庸庸过一生的时候,命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

疲惫不堪的齐白石打着火把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归家的乡间小道上。突然,天空出现万丈霞光,头顶的天空徐徐打开一扇巨门。齐白石遇见了可遇不可求的“开天门”,天神要他许愿,说其可成就他一个梦想。齐白石二话不说,根据自己的基础和兴趣爱好,祈求成为一名大画家。天神哈哈一笑,大手一挥,施其魔法,终助齐白石成为一代名家。

该传说在我家乡流传甚广。至于“开天门”时的情形是否真如传言所述,无从考证。“开天门”一事是怎么流传开来的,是本人说的,还是现场另有目击者,如果有,目击者为何不一同许愿,这些都不得而知。

幼时的我,也曾一次次假设,如果哪天我交上狗屎运,也碰到了“开天门”,该许什么愿呢?天天吃鱼吃肉吧?我想来个现实点的,家里餐餐萝卜白菜,太难吃了。可还没等遇见“开天门”,我就自我否定了,只因这样的愿望太俗气、太低级。许愿成为一名大画家,可画家能挣到好多钱吗?不知道,还是改个心愿吧。那就许愿做个能征善战的大将军吧,多威风呀!可这样的愿望,会不会太高了点,天神会答应吗?……

在我内心举棋不定之际,时光列车已悄然将我童年带到了少年,我也从学前儿童变成了初中生,对外界的认知开始从迷信无知到科学认知。知道“开天门”一说纯粹是无稽之谈,齐白石的成就完全来自于悟性和勤学好问。向天神许愿一事就此搁浅。

千帆过尽自从容,温柔一笑已半生。蓦然回首,旧事早已泛黄。虽无法唤回曾经那些童趣满满、稚气满满的日子,但我们可以慢慢咀嚼曾经刻骨铭心的记忆。